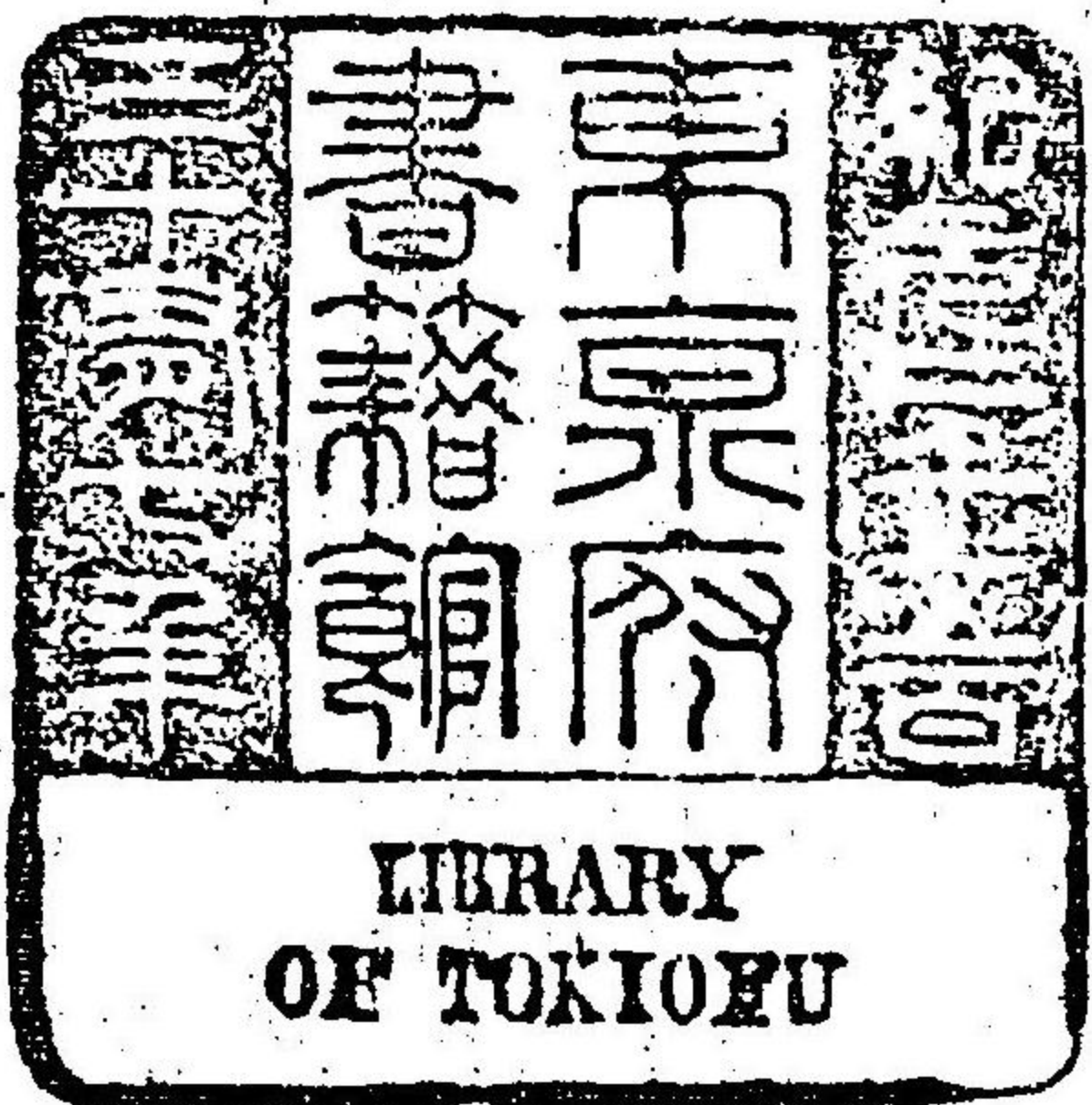


186
20
24

綱鑑精采
五

東 京 圖 書 館

二 冊	奎 號	十 架	六 函	五 史 類	漢 書 門
--------	--------	--------	--------	-------------	-------------



綱鑑精采卷之五

漢紀

孝昭皇帝

諱弗陵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壽二十二年○以童稚之年辨霍光之忠何

天資之明也享國不永惜哉

始元五年己亥以雋不疑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

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使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有男

子夏陽人姓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

列侯公卿以下雜識視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

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瞶出奔輒拒

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亾不卽死

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霍光聞而

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

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爲不及

也廷尉驗治竟得姦詐坐誣罔不道要斬

六年庚子諫大夫杜延年數爲大將軍言年歲不

登流民未盡還宜脩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

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詔有司

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

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

儉約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

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

鹽鐵之議起焉○初蘇武旣徙北海上杖漢節

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使李陵至海上

說武武欲效死於前陵喟然嘆曰嗟呼義士陵

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矣、及壺衍鞮單于立國、
內乖離、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武等、匈奴詭言
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
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
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乃歸武、武留匈奴十九
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拜為典屬國、
○秋罷榷酤、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
虛耗、戶內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
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

業焉、

元鳳元年、辛丑上官桀之子安有女、即霍光外孫
安、因光欲內之、光以其幼不聽、安遂因帝姊蓋
長公主內之、官為婕妤、月餘立為皇后、年甫六
歲、於是桀安深怨光、而德蓋主、知燕王旦以帝
兄不得立、亦怨望、乃令人詐為燕王上書、欲共
執退光、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書奏、光
擅調益幕府校尉疑有非常聞之不入、上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上曰、
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將軍調校尉

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亾、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言。

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昭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疎賢士。景帝信讒、鼯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上官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會蓋主舍人知其謀、以告、詔捕桀安等、宗族悉誅之、蓋主自殺、燕王自絞死、皇后以年少不與謀、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魏相對策、以為向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強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為諫大夫。○以張安世為右將軍、杜延年為太僕。○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

僵柳自起生有蟲食柳葉曰公孫病已立書法云宜

帝之祥也按病已乃宜帝名符節令睦弘上書言大石自立

僵柳復起必有匹庶為天子當求賢人禪帝位

以順天命坐設妖言惑眾伏誅

四年甲辰樓蘭國數遮殺漢使傅介子使大宛詔

因令責樓蘭王王謝服介子還謂霍光曰樓蘭

數反覆不誅無所懲艾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

光乃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以賜外國

為名王貪漢物來見介子使壯士刺殺之諭以

王負漢罪更立其弟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

鄯善封介子為義陽侯

溫公曰王者之於夷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反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為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罰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且以大漢之疆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為奇功過矣

元平元年丁未四月帝崩無嗣大將軍光與群臣

迎立昌邑王賀賀哀王之子在國素狂縱中尉

王吉諫不改及即位淫戲無度諫多不聽光憂

懣問所親故吏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
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
曰於古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
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
也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諫曰天久陰不雨
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為妖
言縛以屬吏光召問勝勝言洪範傳曰皇之不
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光大驚以此
益重經術士○光安世既定議乃使田延年報

問霍光廢昌邑王得失何如

答昌邑無道霍光廢之當矣然惜其不先審昌邑之為入卒然立之以至于不可奉宗廟乃始廢之此則光不學無術不能知人之過耳

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光即與群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令王起拜受詔光持其手解脫其璽組扶王下殿送至昌邑邸○昌邑王既廢昌邑群臣坐誅殺者二百餘人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減死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二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覆誦之也危亾失道之

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
諫是以無諫書亦得減死論○初衛太子之子
史皇孫以外家姓稱生子病已後改名詢號皇曾孫
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遇害曾孫
亦繫獄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心知太子無事重
哀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乳養之望氣者言長
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
殺之使者至獄丙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
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

帝亦寤之曰天使之也及昌邑王廢霍光與諸
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武帝曾孫名病
已者至今年十八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
和願將軍定大策光遂奏太后迎曾孫即位侍
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
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呂東萊曰大哉延年之奏
自夷齊之後一人而已

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
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為皇

立許氏為后於
理甚正推恩之
典及於后父乃
禮之常也光以
后父刑人不宜

君國則其愠許
后之立而陰為
醫謀之意可知
矣

后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

中宗孝宣皇帝

初諱病已更名詢史皇孫之子武帝曾孫也在位二十五年壽

四十二。帝信賞必罰吏稱民安可謂中興
侔德商周然刑名繩下德教不純漢家之元
氣索矣

本始元年戊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初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法痛繩群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而河南丞黃霸

獨用寬和為名上聞之召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二年己夏詔曰孝武皇帝躬仁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群臣皆曰如詔獨夏侯勝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無度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人臣之諷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於是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

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夏侯勝黃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

三年庚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會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官侍疾顯使衍因投毒藥以飲皇后有頃遂加煩懣崩會有告諸醫無狀者顯恐以告光因曰既失計

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猶豫不忍○是

歲潁川太守趙廣漢為京兆尹潁川俗豪傑相

朋黨廣漢為鉅音項筭筭若今盛錢藏瓶為小孔

落及為京兆尤善為鉤鉅以得事情鉤鉅如鉤

吞之則順吐之則逆使人入其術間里銖兩之

姦皆知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

坐語未訖廣漢使使捕治具服其發姦擿伏如

神京兆政清長者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

九

能及

四年辛亥春三月立霍光女為皇后赦○以夏侯

勝為諫大夫黃霸為揚州刺史初置刺史故書

地節元年壬子于定國為廷尉決獄平法罪疑從

輕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

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初定國父于公為獄

吏東海有孝婦寡居不嫁養其姑姑恐妨婦嫁

自縊死姑女告婦迫死其母婦不能自辯誣伏

于公爭之不得孝婦死東海旱三年後太守來

要見史氏之言
未必實而趙蓋
韓揚之死冤莫
大焉

公言其故祭孝婦遂雨于公治獄有陰德門閭

壤父老方共治之令高大門閭能容駟馬曰吾

後世必有興者至是定國果為廷尉

二年癸丑春大將軍光病上車駕自臨問為之涕

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封兄孫山為列侯即

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謚曰宣成賜葬具

如乘輿制度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復其後

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魏相上封事曰

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

朝廷尊榮今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鎮蕃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車騎將軍張安世忠信謹厚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上亦欲用之安世深辭不能得乃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鳳皇集魯大赦○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今光死于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婿據權勢在兵官驕奢放縱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

要見君者臣之倡惟知加意於吏治故良吏所以多也
問高惠文惠之循吏與宣帝之循吏果孰為盛
答高惠文景之循吏不載者不勝載也宣帝之循吏備載者不
得不載也

陰謀以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古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厚加賞賜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

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嘗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亾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二千石謂郡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三年甲寅春三月詔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

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

民自占八萬餘口戶口來附本業曰自占也治有異等之效

其賜成爵關內侯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

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

上計者奉上戶口錢穀之數也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

以蒙顯賞其後俗吏多為虛名云○夏四月立

子奭為皇太子○以疏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

為少傅○丞相韋賢乞病歸丞相致仕自賢始

以魏相為丞相丙吉為御史大夫○霍氏驕侈

要見帝有綜核之名而無綜核之實

縱橫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諸

壻收其印綬以所親許史子弟代領官衛○初

孝武之世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

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

後姦猾巧法轉相比况禁網寢密律令煩苛吏

因緣為市因緣弄法受財所欲活則傳音生議

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廷尉史路溫

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十失謂一羞文學二

貴獄吏五罪誹謗六禁妖言七盛服先生不用

於世八忠良切言皆鬱於胸九喜虛譽十蒙實

禍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命

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今治獄吏上

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俗

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

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惟陛下省法制寬刑罰

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詔置廷尉平

四人每季秋後請讞時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

獄刑號為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王

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

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

四年乙卯秋七月霍顯及禹山雲自見侵削謀廢天子事覺族誅皇后霍氏廢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上疏言宜以時抑制及霍氏誅滅而告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寵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

息殺牛置酒謝隣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亾火患今論功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上乃賜福帛十匹後遷為郎○帝初立謁高廟霍光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上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要見帝之意欲重其過以殞其族而無保全愛惜之意雖曲突徙薪之策何為哉

班固贊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宜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凶術闇於大理陰毒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纔二年宗族誅夷哀哉

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渤海太守龔遂入為水衡都尉先是渤海歲饑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上拜為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渤海息盜對曰海瀕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

潢池者潢汚行潦之水也

也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便宜從事上許焉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鉤鉏也於是悉平又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乃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

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
獄訟止息

元康元年丙辰京兆尹趙廣漢見事風生言其見事疾速

不可當也無所回避竟以此敗嘗以私怨論殺男子

榮畜人姓名也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

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此脇丞相帝惡之

下廣漢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守去聲請也

願代之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百姓追

問汲黯不願守淮陽而武帝違

之望之不欲守平原而宣帝從

之得失何如

治淮陽者武之

長黯之直也望

之不願平原之

守而遂有少府

之徵則宜之能

容優於孝武遠

矣

守相以蕭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

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

朝無爭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

也上乃徵望之入守少府少府秦官名掌山澤陂池之稅○東

海太守尹翁歸以治郡高第入為右扶風翁歸

為人公廉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

盡知之各有記籍披籍取人以一警百吏民皆

畏服改行其為扶風選用廉平疾奸吏以為右

職地道尊右故高職曰右職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

問馮奉世矯制破莎車功罪何如答奉世功不足以贖罪汲長孺矯制開倉而綱目恕其矯重民命也奉世矯制破莎車而綱目罪其矯抑邊功也

得名譽於朝廷。○馮奉世使西域會莎車王弟呼屠微自立為王。畔漢奉世遂以節發諸國兵擊斬之。上甚悅。議封奉世。蕭望之曰：奉世矯制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見音現顯示之也謂之驕兵；兵驕者滅，間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聞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緘芥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詔遣常惠往車師迎鄭吉還。

屯渠犁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魏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勅掾吏按事郡國或得四方異聞及逆賊風雨災變白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視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以從小府出為左遷漢法地道尊右故謂貶秩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稱病上使侍中古官名金安世諭意曰所用皆更

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京兆馮翊扶風為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

三年戊午春三月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宣帝武帝吉之曾孫也吉絕口不道前恩會掖庭官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知狀句絕謂丙吉知此情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張安世以為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安世

要見安世懲霍氏之禍而帝又少恩宜為此以

自免也

夫有功不遷是誠無所甄別使人自言愧謝可也何至陽絕其人而陰荐之乎蓋安世本德也

霍氏務匿權避禍耳非大臣體也

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今
 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
 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舉賢
 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與通有郎功高不調
 自言安世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
 執事何長短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夏
 六月立子欽為淮陽王王帝所愛欲立為太子者也○皇太
 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
 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宦成名立如此不
 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上疏乞骸骨上皆許
 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故
 人設祖道供帳謂供具張設也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
 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廣受歸鄉里日
 賣金置酒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或勸廣
 以其金為子孫頗立業產者廣曰吾豈老悖不
 念子孫哉顧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
 益其過且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弟
 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

老臣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族人悅服

胡致堂曰夫以宦成名立為榮而求免於危辱此非君子之高致而疏廣甘以自居何也曰此疏廣所以加人數等而古今未之有也太子年既十二其資質志趣已可概見以同齒論之後乎此者有孝昭年十四知上官桀之詐情前乎此者有孝昭年十四知上官桀之詐元帝親政之時二十有七矣蕭望之師傳大區分不薄也一為恭顯傾陷召至廷尉曾未數月再屈師傳於牢獄而卒殺之則其憤憤有素疏廣矚之已熟殆不可扶持而教詔之也是以決意去之觀其語曰不去懼悔則其微意可見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疏廣有焉
潁川太守黃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長吏許丞

老病聾瞶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公私耗費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韋賢長子弘下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玄成為後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佯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按驗玄成友人侍郎張奐上疏言聖主責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

安衡門之下，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太守。

神爵元年，庚申上行幸甘泉，郊泰畤，幸河東祠后

土，頗修武帝故事。聞益州有金馬碧鷄之神，金

似馬碧形似鷄其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

夫王褒持節求之。○上以褒有俊才，使作聖主

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故君

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昔賢者之未遭遇

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

然其信。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

里自鬻，甯子飯牛，罹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

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

任職，得行其術，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

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音列龍興而致雲，蟋蟀

俟秋吟，古吟字喻小人蜉蝣出以陰，明明在朝

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故聖主必待賢

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王以顯其德。上下俱

欲，驩然交欣，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

縱，大壑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

彭祖姓錢名鏞至商時已七百餘歲响嘘呼吸如喬松哉喬謂王喬

松謂赤松子皆古仙人也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

京兆尹張敞亦上疏諫曰願明主特忘車馬之

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

可興也上由是悉罷尚方待詔。○時外戚許史

王氏貴寵王吉上疏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將

興太平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

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

代之隆也其務在於會期簿書斷獄聽訟而已

此非太平之基也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

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

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

不若高宗上以其言為迂濶吉謝病歸。○先零

西羌種名與諸羌皆畔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

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

矣復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

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充國

至金城常以遠斥堠斥度也堠望也所以為務望烽燧伺候賊盜也

此宣帝之善規充國苟充國以虜為易克是恃功而輕敵非可將也以虜為難制是年耄而退縮弗可將也及充國以兵難遙度云云是老成持重故遂以兵屬之其視馬援

雙鑠之試而後
遣者不同矣

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壘尤能持重愛士卒先
計而後戰虜數挑戰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开
罕俗作早开音及劫畧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
乃擊之時寇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
騎兵屯田以待其敝遂上屯田奏帝報曰即如
將軍計虜當何時伏誅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
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
非計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一言屯田致穀
威德並行二言

據虜肥饒以待其畔三言使民不失農業四言
罷騎兵得省大費五言令士卒循河湟漕穀示
羌威武六言以閒暇膳治郵亭充入金城七言
不出兵坐得必勝之道八言入經遠阻迫死傷
之害九言不損威重虜難乘間十言入驚動罕
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一言治湟陝中道橋以制
西域十二言息
繇役以戒不虞下公卿議魏相任其計可必用
上嘉納之於是報充國留屯田○秋九月司隸
校尉蓋寬饒剛直公清數干犯上意時上方用
刑法任中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寢
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宦官刀
鋸之餘以法律為
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

以傳子孫官以傳聖賢書奏上以寬饒怨謗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關下眾莫不憐之

胡致堂曰上好用刑法而寬饒曰以律法為詩書上方任中書宦官而寬饒曰以刑餘為

周召此兩言者蔽宣帝之為人帝惡其當也是以殺之

三年壬戌魏相薨丙吉為丞相吉尚寬大好禮讓

嘗出逢群鬪死傷不問逢牛喘乃使問逐牛行

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鬪京兆所當禁宰

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熱而牛喘此

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為知大

體以東郡漢之郡名太守韓延壽為左馮翊始延壽

為潁川丞趙廣漢構會之後俗多怨讐延壽更

改教以禮讓黃霸代延壽因其迹而大治延壽

為吏好古教化接待下吏恩施甚厚或欺負之

者延壽痛自刻責曰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

者自傷悔至自刺自剄其在東郡三歲令行禁

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為馮翊延壽出行縣至高

陵今陝西西安府民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

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

骨肉爭訟既傷風化咎在馮翊因閉閣思過於
是訟者自悔願以田相移不敢復爭郡中翕然
翕盛也相救厲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
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四年癸亥穎川太守黃霸在郡前後八年政事愈

治是歲鳳凰神爵集郡國穎川尤多詔賜爵關

內侯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時河南太守

嚴延年為治陰鷙酷烈鳥之猛者曰鷙論囚流血數里

河南號曰屠伯素輕黃霸為人及比郡為太守

褒賞友在已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有蝗蟲府

丞義出行蝗義府丞之名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

鳳凰食耶義素畏延年恐見中傷上書言延年

罪驗得怨望誹謗數事延年坐不道棄市初延

年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論囚曰報大驚便止都亭

不肯入府因責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

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遂去歸郡

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五鳳元年甲子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

問嚴延年以殘酷誅韓延壽以奢僭誅二人罪

當其實否歟
答延年為太守
陰鷲酷烈誅之
足以為牧民者
之懲延壽為馮
翊恩信素著奢
替之罪少而治
民之績多宣帝
誅之失刑也哉

宣帝刻薄政尚
嚴厲霸獨寬和
又張敞承旨讒
藉故功名因之

少損不然寧相
正所以康阜兆
民也豈有才長
於治民而不長
於輔君耶

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
之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按望之在馮翊時廩犧
官錢廩主藏穀犧主養牲所以供祭祀放散百餘萬望之自奏
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
持上由是不直延壽而延壽坐在東郡奢僭逾
制鑄刀效尚方等事天子之物皆曰尚如尚食尚樂等竟棄市
百姓莫不流涕

三年丙寅春丙吉薨時吉病上臨問誰可以自代
者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後三人居位皆

稱職上稱吉為知人○黃霸為丞相霸材長於
治民及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
舍鷓雀鷓雀大而色青出卷中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
議欲以聞後知從敞舍來乃止

四年丁大司農丞耿壽昌以歲數豐穰穀賤白
今邊郡皆築倉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
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光祿勳
楊惲廉潔無私然伐其行能又性刻害好發人
陰伏由是多怨於朝廷戴長樂上書告惲怨望

為惡妖言，上不忍加誅，免為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自娛。其友安定太守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當闔門惶懼，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報會宗書曰：過大行虧當為農夫，以沒世。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缶瓦器也。擊之以節歌。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喻朝廷荒亂也。種豆一頃，喻百官也。○豆者真實之物，宜在倉困。落而為箕，箕豆莖零落，在野喻已見於棄也。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誠荒淫無度，

不知其不可也。曾有日食之變，騶馬猥佐成上

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下廷

尉按得所予會宗書，帝見而惡之，論要斬。

溫公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惜哉！其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寬饒惲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况罪不足以死乎？

甘露元年，戊辰楊惲之誅也。公卿奏京兆尹張敞

惲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才，寢奏不下。敞使

掾絮舜姓名有所案驗，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

耳。言不久當去京兆尹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收舜繫

獄，竟致其死。後敞為舜家所告，免為庶人數月。

京師抱鼓數起。抱音桴，擊鼓之杖也。擊鼓所起言盜竊之多。天子

思敞功，復召用之。○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

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

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

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

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上次子淮陽憲王欽好法律，聰達有材，上由

是欲立之，然因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許氏及

即位而許后以殺死，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韋玄

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欲以感喻

憲王，由是太子遂安。

三年。庚午匈奴呼韓邪單于款塞。謂叩塞門願奉國珍

朝，詔議其儀。丞相御史曰：宜如諸侯王位次在

下，大傅蕭望之以為宜，待以不臣之禮。位諸侯

王上，天子采之。今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

臣而不名，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輕漢，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在未央宮內，蕭何所造，以藏秘書者。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以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武仲山

甫焉。

吳養心曰：慶元間，中興輔佐孰優，論云：定策如博陸，濟治如丙魏，靖邊如充國，寘之前列。夫誰曰不然？安世以文學顯，其他如韓、如劉，亦蕭望之、梁丘賀以文學顯，其他如韓、如劉，亦不過一藝一能之士，未見有卓然之功也。而蘇武大節凜然，乃寘之於群臣之後，帝豈無見於此哉？蓋麒麟之圖，繪正遠人，觀聽之所繫，彼其平日之所畏慕者，知有武而已。今乃耿然居群臣之後，則凡偃然其右者，其功德顧可量歟？將益信中國人才之盛，而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矣。夫如是，寧不足以下示中國之大，而杜外夷窺伺之心耶？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施讐論易，周堪、孔羈論禮，公羊則嚴彭祖、穀梁則尹更始。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

臨決焉乃立梁丘易

梁丘賀也

大小夏侯尚書

大夏侯名

勝小夏侯名建

穀梁春秋

穀梁姓名淑

博士

黃龍元年

壬申

帝崩太子即皇帝位

孝元皇帝

諱

爽宣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三帝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

業衰矣

初元元年

癸酉

三月立婕妤王氏為皇后

后王賀孫女王

莽之禍實萌於此

○上素聞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

使徵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上虛已問

以政事禹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他賦

役故家給人足天生聖人蓋為萬民臣愚以為

宜儆古以自節焉上善其言詔令諸宮館希御

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

水衡都尉主都水及上林苑

省肉食獸

溫公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

元踐位之初虛心以問禹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緩然則優游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

患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

鳥得為賢知而不言為罪愈大矣

二年戊甲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弘恭石顯典樞

機蕭望之等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宜以通明公
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
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興高
恭顯忤恭顯因奏望之與周堪劉更生卽劉朋向也
黨毀離親戚欲與專擅權勢請召致廷尉時上
初卽位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乃可其奏後上
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責恭顯皆叩頭謝上
曰今出視事恭顯史高說上竟免爲庶人上復
徵堪更主爲中郎又欲以望之爲相恭顯許史

皆側目會望之子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
司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躰不敬請逮捕上
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
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使者
召望之望之仰天嘆曰吾嘗備位將相老入牢
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上聞之驚拊
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卻食
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
謝良久然後已是歲恭死遂以顯爲中書令

三年^{乙亥}初武帝滅南越置珠厓儋耳郡率數年
 一反上欲大發軍擊之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
 舜聖之盛禹入聖域而不優以三聖之德地方
 不過數千里東漸於海西被流沙朔南暨聲教
 言欲預聲教則治之不欲預者不强治也臣願
 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上從之詔罷珠厓
 永光元年^{戊寅}秋上酎祭宗廟酎三重醇酒也漢制正月且作酒八月乃熟名曰酎以獻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
 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

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
 矣上不說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
 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
 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石顯憚周堪
 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
 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臣和於朝
 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至周
 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悲怨則日月薄蝕水
 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

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今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今以陛下明智，誠深思天下之心，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

史比，而怨更生等。○待詔賈捐之棄市。

二年_{己卯}匡衡上疏曰：朝廷者天下之楨榦也，公

卿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尚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尊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撓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竊盜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上說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建昭二年、甲是時石顯顯權、魏郡太守京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然為亂者誰、上曰、不知也、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上曰、已、諭、竟亦不能退顯也、京房又對上曰、

古之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群臣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同、不可許、帝於是、以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出月餘、顯奏其誹謗、徵下獄死、

固甘延壽陳湯馮奉世矯制以成功一也蕭望之匡衡以為不可封劉向杜欽以為可封其議孰是

綱目斷云京房不知進退存亡之理盡言以殺其身若房者可謂學易而不知易也
三年、乙西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襲擊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既至、論功、石顯

答蕭望之匡衡以為不可封者春秋譏遂事之法也劉向杜欽以為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耳要之望之匡衡所論雖同而心有公私之異望之公言也衡欲附和石顯故力阻甘陳耳

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音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四匹雖斬宛王母寡之首猶不足以復償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兩侯今康居之國疆於大宛鄯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

壽湯不煩漢土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

言功與德百倍勝之於是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

侯

胡致堂曰甘延壽陳湯馮奉世矯制以成功一也蕭望之匡衡以為不可封者春秋譏遂事之法也劉向以為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耳荀悅亦云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以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夫功則有大小矣矯有大小乎哉如甘陳之材氣別加任使而厚報之未晚也

竟寧元年戊子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鄯支既誅且喜且懼入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

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之昭君王王攘之女○以河南太

守召信臣為少府信臣先為南陽太守後遷河

南治行常第一視民為子好為民興利躬勸耕

稼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石顯威權

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

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

鹿客耶印何累累綬若若耶顯恐天子一旦納

用左右耳目以間已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

嘗使至諸宮有所徵發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

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

門入後果有告顯矯詔開宮門上笑以其書示

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群下無不嫉妬欲

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願歸樞機職上憐之

數勞勉顯加厚賞賜○五月帝崩太子即位以

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

孝成皇帝諱鶩元帝太子在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帝耽於酒色委政外家哀平

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建始元年己丑春正月石顯以罪免歸故郡道死

二年庚寅立皇后許氏后車騎將軍嘉之女也○

杜欽說王鳳曰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將軍

宜建九女之制詳擇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母

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

弁之作可為寒心唯將軍常以為憂鳳不能行

惟循故事而已○十二月朔日食其夜地震未

央官殿中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杜

欽谷永上對皆以為後宮女寵太甚嫉妬專上

將害繼嗣之咎○匡衡上疏曰臣聞六經者聖

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

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及論語孝

經聖人言行之要尤宜究其意焉

四年壬辰春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廢置不由

人主事雖善未盡善也○夏復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

虎殿在西安府未央宮內對策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

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

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比無薰鬻胃頓之患南

無趙佗呂嘉之難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申伯周宣

王之元舅也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重合侯馬通安陽侯上官桀博

陸侯霍光皆以戚屬謀反受誅功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然謂昭

者乃有罪過白有舍之忽天地之明戒聽曖昧之警說不昧

也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依物曰倚異重失謂災異也

天心不可之大者也上以其書示後宮擢永為

光祿大夫

戴永嘉曰王氏代漢始於杜欽谷永成於張禹孔光終於劉歆此數子皆號稱儒者以賢良直諫為名以通今學古為賢假託經術緣飾古義以售奸邪以濟諛佞依憑寵祿以苟富貴曾不若鄙夫小人而已矣

河平二年甲午悉封諸舅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

逢時為列侯

三年乙未上以中秘書頗散亾使謁者陳農求遺

書於天下詔劉向按之○劉向以王氏權位太

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

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

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

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

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

要見向心於王室不得已而著此論若其因行專而推禍福言雖近於誣君子

不服論也

奪王氏權。○薛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嘗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薛宣為左馮翊，得吏罪名，即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

陽朔元年，丁酉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事權蔽主之過，於是章薦馮野王忠信質直，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欲倚以代鳳，鳳聞之，使尚書劾奏章，致其大逆，竟死獄中，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

二年，戊戌以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音通敏人事，傾財施予，賓客競為之聲譽，劉向上封事極諫，書奏天子，召見向，嘆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三年，己亥秋，王鳳薨，以王音為大司馬。○以王駿

為京兆尹。○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永始元年，已五侯子乘時侈靡。王曼子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鳳死，以莽託太后及帝，久之封莽為新都侯。新都縣名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遺。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

二年，丙午，王音薨，以王商為大司馬。○故南昌尉

梅福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陣，而建上將，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砥音底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

四年，戊申，司隸校尉何武為京兆尹，武為吏守法

盡公進善退惡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丁南湖曰何武不附賊莽而舉公孫祿為太
司馬是節義在朝也隨厥所至而有去后之
思是功澤在民也漢末人材斯謂類
波之砥柱矣而遂死於莽手惜哉

上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時乘輿幄坐屏風畫
紂醉踞妲已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
問曰紂為無道至於是乎苟不若此此圖何戒
對曰沉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譏大
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
上乃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

孔光為人卑諂
黨中所言決無
剛直正大之氣
其削草藁意在
滅迹又欲市君

○孔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脩政事
上有所問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爭時
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為章王之過以干忠直人
臣大罪也有所薦舉惟恐其人之聞知或問光
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
其不泄如是

元延元年己酉王商薨以弟根為大司馬○安昌
侯安昌縣名張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
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上書言災異之應多

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親問禹禹曰
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
變之意深遠難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
用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
上書求見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
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
怒曰小臣居下訕上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
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龍逢夏桀
之臣比干殷紂之臣皆以忠諫死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

不用其道而存其檻見帝之好名而無救於公意

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
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
意解及後當治檻土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
臣

綏和元年癸丑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王根薦
莽自代以莽為大司馬時年二十八莽既拔出
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愈折節
為恭儉○犍為郡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
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

序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
蓋禮樂以養人為本今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
則筆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
養人也夫教化所恃以為治刑法所以助治也
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
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翟方進大司空何武奏
請立辟雍未作而罷劉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嘗
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
數欲用向為九卿為王氏所持故終不遷居列

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而卒

胡致堂曰世之議者以屈原劉向相比皆同
姓之臣忠言著於當時文采表於後世未易
判其優劣以愚觀之向蓋優於原也向歷事
三帝前經恭顯擅朝後值王鳳專政弒戮忠
諫之時上則正言譏刺懇懇納忠下則官雖
不遷禍亦不及豈非德性有孚周身無闕耶
原則福介倅直揭揭然眾邪之中上忤君心
下取眾疾昧於不可則止之道怨刺強聒無
所容身懷沙赴
流智斯下矣

時榮惑守心會郎賁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
上乃召方進賜冊責讓方進即日自殺上秘之
禮賜異於他相故事

二月帝崩寵幸趙飛燕竟夏四月太子即位

孝哀皇帝諱欣定陶王箕之子元帝之孫也成帝無嗣立為皇太子在位六年壽二

二十

建平元年乙卯帝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

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時丁明傅晏用事罷

大司馬莽就策以師丹為大司馬○初董仲舒

說武帝以秦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

貧者無立錫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

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然後可

善治也及上即位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

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畧為限上下

其議貴戚近習不便竟寢不行○右將軍喜傅

太后從弟也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以師丹為大

司馬何武唐林上書言喜遣歸眾庶失望忠臣

社稷之衛百萬之眾不如一賢尋復進用

二年丙辰策免丞相博山侯光為庶人以朱博為

丞相孔光自議繼嗣持異又重忤傅太后指策

免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臨廷登受策有大聲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古之制也故當時之臣咸得久任成其功嘉請久任其得古人之遺制也乎惜哀之不行也

如鐘鳴殿中、以問黃門侍郎楊雄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為眾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變、雄亦以為聽失之象、且曰、博為人懼、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上不聽。

三年丁巳四月、王嘉為丞相、嘉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乃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

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或居官數月而退、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此方今急務也。○侍中董賢得幸於上、貴震朝廷、鄭崇諫、上由是數以職事見責、尚書令趙昌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奸、上責崇曰、君門如市、又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死獄中。
四年、戊午、匈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公卿以為虛

費府帑帑藏金帛之所可且勿許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今單于歸義奈何疑而隙之使有恨心書奏天子從之

胡致堂曰哀帝之世漢既衰矣匈奴烏孫猶不廢祀西域佩印五十餘君雖曰中國榮觀譬猶大本遠條枝葉尚茂而蠹生心腹根幹將顛矣於是時縱使九夷八蠻罔不扶伏闕庭之下夫亦何補是故聖主專務治功以固其本不勤遠畧而忽通圖其慮遠矣

息夫躬言天有變遣大將行邊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問王嘉嘉對曰臣聞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苟能推誠行善則民心悅而天意得矣

元壽元年己未以孔光為丞相光知上欲尊寵董賢下車拜謁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

二年庚申六月帝崩帝賸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及即位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謂以武帝宣帝為法

也。然則寵信讒諂，憎疾忠直，漢業由是遂衰。○九月，中山王箕子衍即位。○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

孝平皇帝

諱衍，中山王興之子。元帝庶孫也。哀帝無嗣，召入為太子。在位五年，王莽殺之。壽十四。○孝平不造新

都作宰，不伊不周，喪我四海。

元始元年

辛酉

春正月，王莽風益州。

風讀今塞外作諷。

變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

遠國名在交趾南，周成王時嘗重九譯獻白雉。

於是群臣盛陳莽功德。

越裳南方。

致成周白雉之瑞，莽宜賜號曰安漢公。

二年

壬戌

越雋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孔光、太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

光祿太夫龔勝、大中大夫邴漢皆乞骸骨。○梅福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

其後有人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

云：○王莽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乃風單于，令遣昭君女須卜居次云。

須卜，虜之復姓也。居次，云其名也。次音徐，風俗

通云匈奴貴姓有須卜氏，主獄訟。入侍太后，賞賜甚厚。

三年

癸亥

王莽殺其子宇。

宇非莽，隔絕衛氏。夜持血灑莽第，欲因說令歸。

政衛氏滅中山孝王后家衛氏支屬皆盡殺敬武公主

元帝女弟及汜似音鄉侯何武故司隸鮑宜等數素非議葬

百人皆不附葬者海內震焉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

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門歸將

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四年甲子春聘葬女為皇后采伊尹周公稱號加

安漢公為宰衡周公太宰伊尹阿衡兼采二號以尊葬

五年乙丑太師孔光卒自光等養成漢禍諂佞成

風上書頌葬者至四十八萬人○五月策命安

漢公葬以九錫禮有四朱戶五納陛六虎黃七弓

矢八鈇鉞九和鬯白虎通曰能安民者賜輿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和民者賜樂則民衆多者

賜朱戶能進善者賜納陛能退惡者賜虎黃能誅有罪者賜鈇鉞能征不順者賜弓矢孝道備

者賜十二月葬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

疾葬作策請命於泰時願以身代藏策金滕置

于前殿勅諸公莫敢言已而帝崩先是孟通浚

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

公葬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於是群臣奏

太后請安漢公踐祚謂之攝皇帝詔曰可

孺子嬰

諱嬰宣帝玄孫廣威侯勳之子也平帝崩無嗣王莽利其年幼迎而立之在位

三年莽篡位廢為安定公

附王莽

莽孝元后之姪也初封新都侯弒平帝篡漢天下建國號新僭位十八年

漢兵殺之○莽匿情求名繼四父而輔政遂移漢祚恃其詐慝煩民玩兵罪盈怨積而天下

下叛

居躡元年

丙寅莽立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詔

莽稱假皇帝

二年

丁卯東郡太守翟義翟方進舉兵西誅不當

攝者移檄郡國眾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

嬰見義之舉兵為得討賊之意班彪以不量力譏之何其沮人

之忠勇耶惟朱子綱目曰東郡

太守翟義討莽而張大其名義

又曰三輔豪傑起兵應之而旌

褒其黨與又曰戰不克死之而

愍惜其敗也

乃使王邑等擊義莽依周書作大誥諭告天下

以當返位孺子之意於是吏士攻義破之

尹遂昌曰翟義戰雖不克而死然聲大義於天下使莽賊之罪益以暴著其有功於漢為

何如哉

初始元年戊辰莽自謂威德日盛大獲天人之助

遂謀即真之事十一月遂即真天子之位定天

下號曰新

新莽始建國元年已莽廢孺子為安定公孝平

皇后為安定皇后○莽因漢承平之業府庫百

官之富一朝有之狹小漢家制度乃曰古者一夫田百畝什一而稅國給民富而頌聲作秦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彊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

尤以不征為上策故以周漢為中下策意在息民固云善矣然

三年辛未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乃遣孫惠等率十二將分道並出嚴尤諫曰匈奴為害所

所告非其人亦失言乎

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漢秦征之然而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時玁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玁狁之侵譬猶蠱蠱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齊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疲敝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

海疆境既全，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比年饑饉，北邊尤甚，大用民力，功不可必。臣伏憂之，莽不聽。○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擾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亾繫獲，數年之間，北邊空虛，野有暴骨矣。○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迎龔勝、龔參，稱病不受。謂門人高暉等曰：「吾受漢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誼豈以一身事二姓？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是時清名之士，

又有紀逵、薛方、郇越、郇相、唐林、唐遵，皆以明經節行，顯名於世。紀逵、兩唐皆仕莽，郇相為莽太子四友，以安車迎薛方，方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巢由二逸士之名也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說其言，不彊致之。○郭欽、蔣詡亦以廉直為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莽召陳咸為掌冠大夫，咸謝病不肯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祖道祭臘，歲八終之大祭。

見咸不從王莽之辟，父子肥遯，不污可與郭蔣

並驅絕紀遠兩
唐遠矣

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

五年戊寅莽大夫楊雄死成帝之世雄以奏賦為

郎給事黃門與莽及劉秀並列哀帝之初又與

董賢同官莽賢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

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

轉為大夫恬於勢利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

於後世乃作太玄法言用心於內不求於外人

皆忽之唯劉秀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

侯芭師事焉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及棻坐事

誅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

之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

之以雄不知情詔勿問然雄所作法言卒章盛

稱莽功德可比之伊尹周公後又作劇秦美新

之文以頌莽劇甚也甚秦惡而美新莽君子病焉○琅琊樊

崇起兵於莒皆朱其眉以相別識恐其眾與因

號曰赤眉

地皇三年壬午初長沙定王發景帝第十子也四世孫南

頓令欽生三男續音衍仲秀續性剛毅慷慨有大

要見漢澤猶在民心守謂劉氏當興者是民以心卜之而非以識記度之也

節秀隆準曰角性勤稼穡續常非笑之比於高

祖兄仲仲高祖兄之名也宛人李守好星曆識記嘗謂

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及新市平林兵

起平林吉地南陽稍動通從弟軼弋質謂通曰今

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劉續字也

兄弟汎愛容眾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遣

軼往迎秀與相約結定謀議歸春陵舉兵於是

續自發春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匿及見

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謹厚者謂劉秀

也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與下江將王

常及新市平林兵合於是諸部齊心銳氣益壯

○劉秀狗穎川馮異謂父城長苗萌曰觀劉將

軍言語舉止非常人也遂與苗萌率五縣以降

淮陽王名玄字聖公春陵戴侯之曾孫也莽末漢兵起諸將立以為帝在位二年降於

赤眉尋被殺及光武即位詔封為淮陽王○人心思漢眾共立之天下大器豈庸才所能得哉

更始元年癸未漢兵圍宛春陵戴侯長沙定王發

買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卒子曾孫

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

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

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縯威明貪

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玄即皇帝位朝群臣以

手割席流汗不能言豪傑失望多不服○三月

偏將軍劉秀等徇昆陽定陵鄧皆下之昆陽定陵鄧皆

縣名俱河南開封府莽遣王邑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

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無霸為

壘尉壘尉軍門都尉也先新莽時連帥韓博上一丈大十圍自稱巨無霸輜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臥則枕鼓以鐵箸食又驅諸猛

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號百萬縱兵圍昆

陽劉秀至鄧定陵悉發諸營兵俱進自將步騎

千餘為前鋒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犇之斬

首數千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

見大敵勇甚可怪也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

乘之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遂殺王尋城中亦

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會

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潢川盛溢潢伏虎

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王邑嚴尤

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莽聞漢兵言莽鳩殺平帝乃會公卿開所為平帝請命金滕之策泣以示群臣○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更始不敢發部將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圖大事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耶更始收稷將誅之縯固爭李軼朱鮪勸更始并執縯即日殺之○官屬迎弟秀秀不交私

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縯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莽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鰻魚鰻音甯海魚名讀軍書倦困憑几寐不復就枕矣○成紀人隗囂與周宗等起兵以應漢移檄郡國勒兵十萬攻隴西武都皆下之○茂陵公孫述起兵成都自稱輔漢將軍兼益州牧○更始遣將攻武關三輔鄧曄于匡起兵應漢開武關迎漢兵諸縣大姓亦各起兵稱漢將而

長安旁兵四會城下九月戊申兵從宣平門入

火及掖庭承明承明漢之殿名在未央宮之北莽避火宣室旋

席隨斗柄而坐莽以五石銅鑄威斗如北斗狀欲以厭眾兵出入使人負之以

行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庚戌旦明群

臣扶莽之漸臺漸浸也臺在池中為水所浸故名漸臺晡時眾兵

上臺斬莽首分莽身節解變分爭相殺者數十

人傳莽首詣宛縣平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

食其舌○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

使前整修官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

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

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

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

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更始拜劉秀行

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秀至河北所

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

苛政復漢官名吏民悅喜

綱目斷曰帝王之興其施為氣象必有大過

入者觀漢祖入關之始除秦苛法與世祖狗

河北之日除莽苛政則區區逐鹿爭雄之徒

豈可同日而語然則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亦

要見帝王之興上於民心民心既屬則天意可知矣此光武之

所以中興也

要見禹避堯之

豈偶然之故哉

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鄧禹謙言已才之短也垂功名於竹帛爾因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諸將皆庸人志在財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深慮遠圖欲尊王安民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

要見延攬英雄務悅民心即養民致賢之策謀任諸將各當其才即追薦韓信之勳何為西漢

元勳則禹又何愧於何乎

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公稱劉秀也天下慮謀思也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中謂幕府中也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兄縯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寬譬之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饑渴易為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循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耿純謁秀於邯鄲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

結納耿弇謁秀與俱北至薊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詐稱真子輿百姓多信之立郎爲天子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

二年甲更始委政於趙萌日夜飲燕後庭以至群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大司馬秀至薊會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王郎城內擾亂秀趣駕而出至蕪蕪亭時天寒冽馮異上豆粥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視之霸恐驚衆還卽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至河河冰亦合乃令王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遇大風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熬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馳赴信都是時郡國皆降王郎獨信都

太守任光、和戎

郡名

太守邳彤

邳貧悲反，彤余中反

不肯從

忽聞秀至，大喜。邳彤亦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

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民歌吟思漢久

矣。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眾，無有

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

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二輔，非

計之得者也。秀乃止。任光發旁縣得精兵四千

人，秀移檄邊郡，郡縣乃復響應。秀引兵拔廣阿

披輿地圖

披閱視也。圖畫也。象車輿載物，故曰輿也。

指示鄧禹曰：「天

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

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

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天

小也。○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秀

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

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以為刺姦將

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

必不私諸卿也。」○秀進攻邯鄲，破之，斬王郎，得

吏民與郎交關，誦毀書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

燒之曰今反側子自安

反側子謂吏民與王郎交通謀叛不安之人也

○秀部分吏卒各隸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偏將軍馮異也為人謙退不伐救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更始遣使立秀為蕭王悉令罷兵耿弇進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起兵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為天子而諸將擅命貴戚縱橫元元叩心是知其必敗也公

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吳漢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然沉勇有智略將突騎來會悉上兵薄於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蕭王擊銅馬賊名悉破降之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

分配諸將，眾遂數十萬，故關西號秀為銅帝。○
赤眉西攻長安，蕭王將北狗、燕、趙，乃拜鄧禹前
將軍，分麾下精兵三萬人，遣西入關。王以河內
今懷慶府險要富貴，欲擇守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
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眾之才，可使也。」
乃拜恂河內太守。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守關
中，吾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
他兵，毋令北渡。禹既西，王引兵而北，恂調餼糧，
謂計發之也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

右西漢十二帝二百一十四并王莽篡位
合二百三十年

綱鑑精采卷之五終

186
20
24

新編
精義
卷五

版
展
形

